

一位单身妈妈把女儿交给了“正室” ④

社会写真



曾鹏宇 著
中国青年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她是国内最大亲子鉴定机构的负责人;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,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;背叛、欺骗、谎言……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;名人、明星、罪犯……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;这不是虚构编造,却是生活静默存在的真实;这不是八卦揭秘,而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;这是一幅映射中国社会血亲观念剧烈动荡的写实画卷。

上期回顾

一个中年男人先后带了两个不同的男孩来做鉴定。结果是第一次带来的孩子是他亲生的,第二次带来的不是。而第二次带来的孩子是他和现任妻子目前在抚养的,他现任妻子是从小三转成的正室,并曾以这个孩子要挟前妻和他离婚。

2005年8月,这天邓亚军正在上班,一位客户找来要求做亲子鉴定。邓亚军一看,委托人是一个40多岁的男人,看着有点面熟,旁边还有个30出头的女人,容貌很普通,带着一个不过五六岁的小女孩。女人一直牵着小女孩的手,神情中满是关心和爱护。

开始邓亚军以为这是一家人,后来听了男人的自我介绍,才知道不是。男人说话嗓门很大,基本都是他在说,女人一直没怎么开口,只有当邓亚军问到孩子的情况时,方才轻声地说两句。男人告诉邓亚军,他和女人认识很多年了,最近几年都没什么联系。前段时间女人忽然出现,给他打电话说她当年曾经生了个女儿,是他的,想让他认下来,所以他要来给自己和孩子做个亲子鉴定。

男人介绍情况的时候,那女人开始一言不发,后来就涨红了脸,说:“你怎么到了这时候还不相信呢,我能拿这事儿骗你吗?”男人并没有理会女人的话,继续说,希望鉴定结果一定要准确。他说话的样子一板一眼,就像在给谁上课,正是这个姿态让邓亚军脑子里电光火石地闪过一个念头:原来是他!

这个男人当时已经算是一个知名人物了,已婚,也有了孩子,身价不菲。他那段时间经常在这样那样的电视节目里出镜做嘉宾,所以之前他才会给邓亚军面熟的感觉。

男人又详细地问了一下华大方瑞在亲子鉴定方面的一些情况,一再说:“结果一定要准确。”他说这话时那女人立即又涨红了脸,几次想说话,但最后没再开口。给三个人取样的时候,小女孩有点害怕,女人一直在温言哄着她,取完样,女人从包里掏出一包点心递给给孩子,可能是觉得太干,问邓亚军:“能再给杯水吗,孩子今天出来得早,还没吃饭呢!”邓亚

军连忙又倒了杯水递过去。女人在照顾孩子的时候,男人在一旁看着,不说话,跟孩子和女人都保持着一段距离。

一个星期后,鉴定结果出来了,女人和孩子是母女关系,而孩子和男人的DNA数据在17个位点上完全一致,男人的确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

第二天是约好委托人来领鉴定报告的日子。这次来的却是四个人——除了上次的三个人外,还多了个30多岁、风姿绰约的女人。男人把挽着他胳膊的漂亮女人介绍给邓亚军:“这位是我太太。”邓亚军拿出鉴定报告,对那男人说:“结果出来了,孩子的是你的。”她用余光扫了一眼他的妻子,见对方并没有什么特别举动,表情也还是那么淡然。倒是那个做母亲的,眼圈又红了,把孩子又往怀里抱了抱。

男人把报告接过去,仔细看了看,然后递给旁边的妻子,妻子看完后又交给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。也就是在这一刻,两人才第一次有了眼神的交会,但也就是那么一瞬间,然后就交错而过。说实话,这三个大人的状态比较特别。一般人特别是妻子一方,一旦见到跟丈夫生了孩子的其他女人,就算不断打起来,言语上的你来我往也是少不了的,可眼前这位妻子表现得似乎太冷静了。

孩子的母亲看着那份报告,半天没说话,后来还是男人和妻子先站起来,“走吧!”他们走到孩子身边,去牵孩子的手,小女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睁着大眼睛有些惊恐地看着他们,直往母亲怀里躲。还是母亲把小女孩抱起来,交到男人手里。男人抱着孩子,妻子也凑过来轻声地逗孩子,表情不像刚才那么淡然了,多了几分温柔,反倒是那位母亲脸上说不出是什么表情。

最后男人和妻子把孩子抱走下楼了,孩子开始不愿意,哭着要妈妈。

但那位母亲并没有跟上去,一直坐在屋里,直到再也听不到孩子和大人的脚步声。

说实话,这一幕很出乎邓亚军的意料,她没想到那位母亲会把孩子交给那个男人和他的妻子。哪个母亲会舍得放弃自己的亲生孩子呢?何况她还这么小。果然,当她再抬头的时候,邓亚军看到了她满脸的泪水。她哭得很厉害,邓亚军只好在旁边劝她。她一边哭一边说:“我真是没办法了……”女人哭着说,其实在这之前,男人并不知道两人有这孩子,“我是在离开他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的,当时家里特别反对对我生下这个孩子,但是对我来说这孩子却是那段生活唯一的记忆,所以我还是把她生了下来。”

按照这个女人的说法,之前几年她一直在独力抚养女儿,尽管背负着未婚妈妈的名声,但她并不后悔。尽管那几年男人无论是从名气还是收入来说,抚养孩子都不成问题,但她也没想过要去求助,她希望靠自己的力量让孩子读最好的学校,过最好的生活,也因为有这个孩子,她一直没有结婚。

但是最近一年,她却遭遇了一连串的变故,先是父亲生了重病,手术花了一大笔钱,尚没有完全康复的时候,母亲又被车撞倒,现在还躺在医院,需要人日夜照顾。这两件事把家里的积蓄花光了不说,还借了很多外债,偏偏这时候她又没了工作,眼看着孩子就要上学了,她筹钱急得嘴上都起了大泡,最后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才想到了向男人求助。前不久她跟男人取得联系,试探着问能不能借她一笔钱,以支付父母的医药费。

“开始我以为我是说要借他的钱,”女人有些无奈地说,“后来我告诉她女儿的事情,他也不信。我以前就知道他有家庭,开始多少有些幻

想,后来发现他跟他妻子分不开,才忍痛放弃。现在觉得,现在的他跟我记忆里的他,根本就像两个人。”

后来男人就提出了做亲子鉴定,她同意了。上次在邓亚军这里抽完血样后的第二天,男人给她打来电话说,如果鉴定孩子是自己的,他希望孩子能跟着他生活,这样孩子能有更好的教育和更稳定的生活条件,而他会借款之外再支付一大笔钱,当做这几年女儿的抚养补偿。

开始女人不同意,她担心孩子跟着父亲,男人的妻子肯定不会善待孩子。没想到男人说,他前一天晚上就把这件事情跟老婆说了,这就是他老婆的意思,保证把孩子健康抚养长大,但条件是“付了那笔钱后,你不能再跟孩子相认”。

听了这话,邓亚军立即明白了,这夫妻二人背地里有没有因此打架先不说,这个解决办法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未来出现的麻烦。试想一下,如果孩子还是跟着生母,以后万一又有什么事情,难免还会跟男人发生联系,而孩子跟着父亲,至少在这方面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。女人哭得非常伤心,“我如果不是没有办法,怎么舍得把孩子交给他!”

事情就这么过去了,后来邓亚军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女人。但偶尔在媒体上会看到那个男人——他依然是那么谈笑风生。有一次一个记者问起他的婚恋经历和教育孩子的经验,他还很有经验地介绍了一番,但说的全都是他与妻子的那个孩子,并不包括后来的这个小女孩。

后来当邓亚军自己做了母亲,再想起这件事,心里总会隐隐作痛。不知道很多年以后,那个女人会不会后悔这个决定,如果她真的按照承诺永远不与自己的女儿相认,而那个孩子又会不会还记得自己的亲生母亲?

军医腰断了,大家眼睁睁看着他等死 ⑪

惊悚悬疑



南派三叔 乾坤 著
文化艺术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六十多年前,十万中国远征军溃败怒江,胡康河谷尸首如山,那片土著口中的魔鬼居住地无人再敢接近。只在隔年,一个绝密指令下达到新三十八师,一支特别分队不容打探、不容质疑、绝对服从,潜入野人山执行不知终点的任务。他们要去寻找什么?那片看似平常的丛林诱惑着他们、捕猎着他们?当他们历尽九死一生,所有行动推进到终点、真相揭晓的那一刹那,他们愕然发现,此前遭遇的种种震惊竟如此不值一提……

上期回顾

在经过地雷阵时,老吊发挥了作用。当大家过了地雷阵很开心地休息时,老吊被炸死了,是被他在过地雷阵时留做纪念的一个古怪雷子炸死的。接下来他们遇到了三个日本人,日本人没有朝他们开枪,而是摔死了。

“怎么回事?”赵半括叫着就扭过头,只见不远处军医一下沉入雪地消失了。赵半括吓了一跳,知道坏事了,刚才军医站在那里撒尿,多半是热尿把薄冰给淋炸了,这才掉进了雪窟窿。赵半括立即快步往军医的方向走去,刚走几步,眼前突然一片雪沫四溅,然后脚下一空,眼前一黑,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不知道昏了多久,等到他睁开眼睛,就看到小刀子和王思毫坐在他面前。坑的底部很黑,看不到什么细节,赵半括只看到离坑顶不远的地方,像有一个雪坡一样的凸起,感觉可以作为爬出去的临时支撑,就松了一口气。又看到几个队员都还算是囫囵人,赵半括心里安定了些,但转头来看去看去没见到军医,就赶忙忙着手电问谁看到老草包了。

土匪撇撇嘴,扯着嗓门吼了两声,一边的黑暗里就传来军医哼哼唧唧的声音:“号什么丧,老子还没死呢。”等找到军医时,就看见他露出半截身子歪在冰坑最里面,冲着他们哆哆嗦嗦喊了句:“快,快把我弄出去,娘的,冷死爷爷了。”边上的小刀子走了过来,扯着军医的胳膊一起往外拉。军医马上叫了一声痛,赵半括和刀子一下住了手,叫上王思毫,用枪托一点一点把冻冰敲碎,然后双手放在军医的腰上,慢慢地把他抱了出来。军医坐在地上默默地揉着腿。

土匪手撑着地站了起来,说了句“走了”,就伸手去拉军医,但一拉军医却没有动。“嘿,你这老鬼,还赖上了,别坐啦,回头该冻坏了。”土匪又把手伸了过去,使劲一拉,眼看军医的屁股已经离开冰面,但很快又坐了下去。赵半括觉得不对,走过去蹲在他面前,问道:“你怎么了?”军医摆了摆手,说道:“没什么,你们走吧。”

赵半括这才发现军医的腰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向后弯着,手再一摸,

他的心就凉了,军医的腰断了!这可不好,在雪山上伤了脊梁骨,根本不是能不能走的问题,他一下就知道后果会怎样,眼睛立刻就红了,又怕军医看到,头就转开了一边。土匪背靠军医蹲了下来,说道:“来,老哥,我背你走。”

军医摇头道:“一背我就彻底坏了,你们走吧,我在这儿呆着还能多做做白日梦。”所有人都没话了,僵了好一阵,头顶上却传来扑簌簌的声音,抬头去看,坑外竟然开始下雪,在洞口迅速凝成冰然后跟水汽混合,一分钟不到,口子就小了一圈。赵半括知道已经不能多呆,他感到很矛盾,难道真的放军医在这里等死?他一时很焦躁,没办法下这个决定。不由得一把抓住小刀子狠狠地问道:“告诉我,如果廖队长在这里,他会怎么做。”

小刀子不反抗也不说话,只是看着他,这时王思毫走过来拉开他们,低声说道:“半括,你不是他,别勉强。”赵半括把枪托往地上一顿,喝道:“他娘的,那我要怎么做?”王思毫叹了口气,扳过赵半括的肩膀,直视着他:“赵队长,路都是自己选的,老草包他自己也明白,有些时候,作出决定的其实不是你,而是我们自己。”

赵半括心里跟着一震,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他看着军医,暗道:“老草包,你真的已经做好选择了吗?”军医已经转过回去,向着坑壁完全不看他们,甚至手里打起了拍子,一副乐在其中的模样。赵半括叹了口气,红着眼,硬起心肠转身摆了摆手,嘶哑着嗓子说了句:“走。”

大家开始往上爬。因为有道雪坡,他们没费太多事就爬了上去。下面的军医依然在唱歌,但声音明显弱了很多,土匪点了根烟,插在洞口上,大声说了句:“老哥,我走了!”军医哑着嗓子从下面吼了回来:“爷们都慢走!我不送了!”

伴随着军医的歌声,大家沉默地缓慢走着,不知道走了多久,小刀子突然又叫出了声:“小心。”赵半括站住了,发现雪地露出了很多裂缝,再往下看,斜坡下居然有一条宽宽的冰路,原来是刚才的冰坑塌陷引起了滑坡震动,居然把两条上下不交接的路连到了一起。几个人惊讶地顺着这条路往前走,却发现绕到了雪山的背面。放眼望去,那里白雪皑皑,老J看着眼前的景象,有些着急地说道:“赵,我们马上搜索一下这里。”

没多久,土匪先找到了一大块金属碎片。老J一看就确定那是飞机上的东西,随即让他们扩大搜索范围。但一无所获,老J摇摇头:“看来日本人先到了这里,还把它运走了。”赵半括不由得一阵苦笑,飞机尾巴不见了倒是有了解释,但对他们来说可就麻烦了。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分开人员从四个方向仔细寻找。很快,往山顶的路传来了信号,日本人好像在那里建了一个基地。

老J立即要求大家到基地寻找,冒雪走了两个小时,他们才接近那个地方,那是一片平整的坡地,三面环绕着黑黢黢的山壁,一面临空,他们呆的位置就是临空的那片区域,风雪都被挡住了。土匪上来问道:“队长,怎么办?”

那个基地看上去规模很大,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鬼子,想干点什么好像会很棘手。就听小刀子道:“这样,我去把巡逻的人引开。你们负责干掉守卫。”说着直接从侧面找路绕了上去。

昏暗中,很快一声枪响,正面的一盏探照灯被打灭了。几乎是同时,枪声从四面响起,离赵半括不远的守卫大叫起来,赵半括马上打了一枪,直接把他干翻在地。不到一分钟,守卫全被打死,赵半括怕基地里的鬼子出来增援,招呼一声,所有人立即退开,重新退回

到黑暗区域。静了几秒,却发现基地一片死寂,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冲进第一道门后,里面没人,同时看到这里是个类似回廊的地方,有一些石头柱子在这里形成了几个支撑体,连接着几个看着像房间的建筑。最里面好像有个很高的东西立着。老J就匆忙道:“赵,去那里。”

借助建筑里的灯光,赵半括一眼就看到,那是一大片破败的金属,很散乱,但最高处尖尖的尾翼让老J立即喊了一声:“哦上帝,终于找到了!”

这里的空间要比外面看到的所有屋子都要大,同样也是没有顶的,只有一排粗大的金属架子,以一种圆穹的形状从中央延伸到最外层。赵半括吩咐小刀子和土匪在门前设置火力封锁点,老J第一时间走到了飞机跟前,赵半括这时发现飞机通身的缺口处竟然塞了很多金属块,他很疑惑,问道:“老J,这是什么情况?”

老J摇摇头,围着飞机转了两圈,想了一想,说道:“赵,这些水泥还没干透,得把这些水泥砸开。”他点了点头,过来帮老J扩大水泥缺口,随后在手电筒的映射下,看到飞机里赫然缠满了各种导线,密密麻麻的。

老J看到这些好像非常兴奋,三下五除二解开自己的背包,从里面拎出几件仪器,回头示意给他照亮,身子一矮就钻了进去。赵半括没有跟老J一起进去,军人的敏感让他觉得,日本人把这东西这么严密地封起来,肯定有什么古怪。几分钟后,老J发出了惊喜的叫声:“赵,我们找到了,就在这里!你们都是最棒的,请继续扩大缺口,我需要光线和更大的空间。”

几个人又开始砸起来,没费多少力气,就把缺口四周砸开了五六米,灯光一照进去,他们立即就看到,在被压扁的机舱内,乱线缠绕着一个古怪的金属物。